

## 序 幕

一个秋日的黄昏，天幕像块黑布罩住了大地，上海金利沅码头灯火通明，如同白昼，一艘由日本长崎抵沪的双邮图邮船，正徐徐靠岸。

抛锚下碇，船未停妥，提着大包小袋、着长袍短袄的旅客，挤在船舷旁，争先恐后急待上岸。有个英俊的青年，身着西服，潇洒地提起脚边的旅行箱，跟在众人后面缓缓向甲板移动。

他就是远涉重洋归来的包达三！

曾经有人把出洋的中国人比作一种鱼，这种鱼，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它叫“中华鲟”。他们穿着洋装，足迹踏遍全世界，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故土。他们都有一颗淳朴的不可改变的中国心。

此刻，包达三没有游子归来的悠然心情，他肩负重任，他要去见被清政府屡次通缉的人——陈其美。陈其美是同盟会的负责人，可在这茫茫人海中不知他在哪里。

包达三遥望岸上，各种车辆将街道挤得严严实实，接送客人的男女站满出口处。他跟着鱼贯而上的人群边走边无意识地回头，陡见有个毡帽遮去半个面孔的男人，双眼骨碌碌地盯住自己。他怦然心跳，暗叹：

“不好，被暗探盯上了。”

他很镇定地随人流过跳板，挤出出口处。这时，他几步快跑奔到马路对面停车场，跳上一辆马车，说：

“快去虹口。”

车夫缰绳一收，“驾！”马车嗒嗒地跑起来。

“喂，停车，快停车！”戴毡帽的人也挤出人流朝马车追来。坐在马车上的包达三看清了，这人是黄阿五。他想起身上带着文件，大声催车夫：“快走！”

马车奔跑起来，与暗探有了一段距离，包达三这才摸出手帕揩汗，以掩饰内心的不安。

这时，他感到马车放慢了速度。只听车夫在喊他：

“先生，这位？”车夫指的是正在奔跑的暗探。

“别睬他，这是个疯子。”情急中包达三编个谎。

“好喽！”车夫一甩马鞭，马车飞奔起来。

暗探狗急跳墙，摸出手枪朝马车射击。“砰！”子弹从篷边擦过，马车一转弯就不见了。

枪声一响，码头顿时大乱，人窜车逃，一片恐慌。暗探跳上一辆人力车，大声吼道：“快追！”

“追谁呀？”赶车的问。

暗探这才清醒，马车早无踪影了。娘的！暗探跺脚懊悔，一群头裹白巾、手持长枪的印度巡捕紧紧包围了他……

甩掉尾巴，马车转了几条马路，在一僻静处停车，包达三掏出一块洋钱给车夫，然后警惕地四处望望，拐进对面小巷。

天已昏黑，几盏街灯幽幽地照着稀稀落落的行人。

包达三拎着箱子穿过几条小巷，寻找联络点，回想刚才情景感慨不已。

几天前，在东京浙江籍的同盟会组织，要他与上海同盟会负责人陈其美联络，有封密函要他转交。他第二天就登上邮船，一路上小心谨慎，密函紧藏在贴身袋里，他知道那是比生命还重要的。

午夜时分，船舱里已很静，男女旅客横七竖八地躺着坐着，包达三斜靠舱壁也正在闭目养神。

“喂，起来，统统起来！”突然舱内灯光大亮，将舱照得如同白昼，一伙手持橡皮棒的洋人和船员冲了进来，怒吼着：

“起来 起来 娘的 ,全起来 !”

旅客们全被吵醒 ,都不安地望着耀武扬威的洋人 ,女人在瑟瑟发抖。

发生了什么事情 ?包达三不禁捏一把胸前的密函。

“啊哎 !”有个老者起身迟缓点 身上挨了洋人一棒 。有一青年不满地咕哝了一句 ,被船员扇了耳光 ,接着被推推搡搡地拖走了。

折腾了好一会儿 ,这群人才扬长而去。

这时 ,船舱里却炸了锅 ,旅客七嘴八舌地怨骂着。

“岂有此理 !”包达三也愤愤生着闷气 ;“太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了 !”

“是呀 真不像样。”有人在附和。

“来 抽支烟解解闷 !”一个男人向包达三搭讪着递来香烟。

“谢谢 我不会 !”包达三谢绝了。

“听口音 小兄弟是浙江人 ?”那人收回烟无话找话。

“老家在宁波。”

“宁波 这可是个好地方 如此说来我们都是浙江同乡 真是他乡遇故人 真叫人开心 !”那人爽朗地笑着 俨然像老熟人。

“敝人老家在东阳 ,”那人把身子挪近包达三 压低嗓音神秘地说 :

“不瞒小兄弟 我叫黄阿五 因为几年前路见不平犯了人命 为避祸亡命在外。”黄阿五咽口唾沫又说 :

“前日家兄来信说 家乡成立什么 ‘乌带党’。”

“乌带党 ?”包达三好奇地问。

“是呀 ,专门打贪官污吏杀土豪劣绅。”黄阿五作砍头手势 然后瞧瞧众旅客又说 :

“大清江山迟早要被革命党革掉 我赶回国 也闹个革命。”黄阿五显得十分振奋。

包达三心里暗自高兴 ,老百姓已经觉醒 ,用读书人一句话 :沉睡的东方狮已经醒来了 !这是令人庆幸的事 !若百姓麻木不仁 ,甘

做愚民 那才是‘国之哀、民之惨’!

黄阿五接着说：

“再告诉你们 如今社会官逼民反 我们再不起来救自己 死路一条。”

黄阿五眨眨眼 见没人反应 又说：

“敝人避难日本 与‘同盟会’的陈其美牵过线 将来有朝一日，革命成功 嘿 我阿五便是开国功臣喽!”

旅客们窃窃私语了，他们对这位相貌狰狞的男人肃然起敬起来。只是这种蛊惑人心的话若被朝廷知道，要当作革命党杀头的。出门在外 少说为佳 避免祸从口出。

包达三打量着这个自称的‘革命者’心中起疑了 凡革命者在公开场合暴露反政府身份，等于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同盟会、三合会、歌老会都是反清组织，活动历来秘密，甚至会员之间都很少认识，而这个黄阿五无所顾忌当众亮身份，这岂不太令人深思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眼下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朝廷丧心病狂地捕杀革命党，黄阿五来路不明，谁知道他是人是“鬼” 须小心提防才是！

如此一想，包达三又打量黄阿五，只见他上着窄袖多钮扣短衫，脚打绑裤，毡帽下游荡着一双狡诈的眼睛，知道此等人非善良之辈 暗暗吃惊。

“来 大家吃几块。”黄阿五殷勤地送来一包‘康尔蒂’饼干。

包达三故意打起哈欠，然后靠在铺上，闭上眼睛。

黄阿五拿出本簿子神秘地向大家说：

“你们中谁要参加革命党的 我可以给你们介绍。”

沉默。

“先生 请替我写上名。”一个脆生生的女声从人群里响起 包达三微睁双眼 见有个窈窕女子 已经走近黄阿五。

“你，一个姑娘家 不行!”黄阿五摇头拒绝。女子却嚤嚤啜哭着说：

“吾父曾是‘公德社’社员 前年被朝廷杀害 吾与朝廷有不共戴天之仇 请写上我的名字吧。”

“要是男人就好了。”黄阿五惋惜着。

“你收下我吧！”女子在哀求 她目光怨怨地扫过大家落在包达三身上 自言自语说：“女的为啥不能加入革命党 秋瑾不也是女人吗？”

“这个？”黄阿五拿起笔和纸 装模作样。

“好好好 我给你写上。”

女人笑了：

“这才像话！”

那本子上写着：反清志愿登记。但是没有响应，黄阿五才悻悻收了场。

过了一会儿，舱里鼾声四起，人们都渐渐进入梦乡。包达三微睁双眼 支着耳朵 注意着这两个身份不明者的动静。

“骨碌”一声 那女子拗身坐起捂着肚子走出统舱 紧接着黄阿五也幽灵似地溜出，爬上舱梯。包达三蹑手蹑脚跟在他俩身后，他要探个究竟。

黄阿五走到二等舱房间外站住，轻轻敲了三下门，接着推门进去又随手关上门。包达三闪在一边，他只见那房门上写着 208 室。他看不清，索性爬上阁舱对准舱旁的气眼向里面张望。房间里有盏昏暗的灯正乏力地照着三个人，一个身躯肥胖的中年男子屈腿躺在一张鸦片床上，浑圆隆起的肚皮，活像一只大水桶，他一手拿酒杯，一手把鸡腿往嘴里送。男人身边是那个女子 她光着脚丫 半卧着，丰腴的大腿压在床沿，正津津有味地嚼着鸡肉。中年男人眼不抬地问：

“怎样 查清了吗？”声音虽低却裹着威严。

“我 我难受死了 张先生。”黄阿五烟瘾发作 眼泪鼻涕一齐流。

中年人无动于衷，女人却打个呵欠，倦慵地坐起指着中年男人

抱怨说：

“你倒会享福。”又抬手拉一把黄阿五：

“哥来我们一起吃。”

中年人恼怒了，指着黄阿五说：

“谁叫你们进来！”

女人指着中年人骂道：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担惊受怕 让你升官发财 难道剩菜残汤都没有我们份？”她说着 又捞块鸡腿往嘴里塞。

“您老高抬贵手让我吸一筒。”黄阿五猥琐地哀求中年人。

“真窝囊！”女人转过身 管自吃着鸡腿。

“没有！”中年男人鄙视地回绝。

“什么 你！”黄阿五暴怒了 他捏紧拳头想打人 -- “啊啾！”接连几个呵欠，他顿时像条被人抽去椎骨的狗，瘫在地上哀哀地哭了。

女人目睹此景，愤愤地望着中年男人

“哈哈哈。”忽然那中年人大笑 笑毕 打开旅行箱 取出一枝烟枪和少许鸦片 戏谑说：

“瞧你的德行 拿去！”

黄阿五腾地爬起来，涎着脸接过烟枪正要往嘴里塞，却被中年人打掉。

“爷爷 您最好 你是我亲爷爷 您老高抬贵手饶了我吧！”黄阿五双膝跪地苦苦哀求。鸦片上了瘾，什么事都会干出来。

中年人奸诈地一笑，这才把烟筒掷给黄阿五，搂紧女人：

“快吸 完了事去跟牢那人 小心别让他溜了。”

.....

包达三怦然心跳，原来他们是一伙的，不知道他们是哪路的人？

“嘶嚟嘶嚟”黄阿五嘴对烟枪一阵吞云吐雾后 过了瘾 变得神气活现，还偷偷瞟女人一眼。

“张先生 我看此人不太像是危险分子。”

“哼 你敢下此结论？”

“我也作过试探 不像。”女人也说。

被称作张先生的中年人 不悦地斥责：

“端总督一再指示，海外危险分子正与国内歹徒联络，要推翻清王朝，这件大事你总不是没听到过？”他脸上掠过一丝阴险的奸笑

“你要明白，危险分子脸上又没刻字，出了事情，你担当得起吗？”

“是 我明白！”黄阿五不敢顶嘴。

“不过……”张先生忽然放缓口气：

“这人弄不好是条大鱼 切不可打草惊蛇。”

“是 我明白。”

舱外包达三不禁吓出了一身汗。原来他们是清廷的鹰犬，诱捕革命者，幸好自己有提防。联想几月前，有三个归国留学生在途中失踪，一定也是遭他们的毒手 这群可恶之徒 包达三怒火中烧。这时又听他们说：

“来 给张爷斟上。”女人双手握壶 斟满酒。

“跟着老虎吃肉 跟着黄狗吃粪 如今有你张爷遮荫 以后的日子一定火红。”女人的奉承话和酒精使张爷倍感兴奋，几杯下肚就酩酊大醉，头倒在床上。女人耸起耳朵细听一会儿，才挽起张爷向外边走来。

包达三机灵地闪到门边，借着黑暗躲了起来。那两个人推推搡搡挽着醉醺醺的张爷来到舱外。

包达三屏住气观察着他们的动静。

天黑得像泼了墨，伸手不见五指，海面不远处有航标灯闪着鬼火似的光。

女人搀着张爷整个身子斜靠在栏杆旁。

好舒畅的风啊！张先生经海风一吹，酒醒大半，他刚想仰头呼

吸新鲜空气“咚”太阳穴被击了几拳……

躲在暗处的包达三看得真切，张先生踉跄几步，他本能地反抗，却被女人紧紧抱住。黄阿五拼尽全力擎起他的身体，“扑通”掬入海里，张先生挣扎几下，稀里糊涂地被奔涌不息的海浪吞噬了。

“这下咱俩可出了口气。”黑暗中传来黄阿五的笑声。

“这条狗终于喂了鱼！”女人幸灾乐祸。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黄阿五向女人讨教。

“你应该……”两张嘴凑在一起。从他们谈话中包达三明白，那黄阿五是两广总督端方的人。

自从同盟会会员刘光汉出卖革命，端方喜得唱了三天堂会，同时派了大量捕吏，私缉暗杀革命者。刘光汉出卖有“功”，受到端方重用，但端方生性多疑，老奸巨滑，对刘光汉总归不放心，便派黄阿五作刘光汉的副手，以对他牵制。

黄阿五对端方唯命是从，他做惯了奴才，如今要他颠倒过来，既向端方献媚邀宠，又要在刘光汉处固定自己的地位，这个八面玲珑人物，总是得不偿失，为此又挨端方不少训斥。由于心情压抑，又吸上鸦片，使端方更忌恨他无用。刘光汉也觉察到黄阿五对自己的威胁，暗暗授计张先生在日本来沪航线上，借缉侦革命党为名，半路结果黄阿五，张先生因发现包达三可疑才让黄阿五活着，谁知反送了自己性命，真是魑魅相争，鬼蜮残杀！

“我去跟牢小白脸，他若是条大鱼，发笔财，咱俩就到香港去。”黄阿五对女人说。俩人轻声咕噜几句，先后返回舱里——

包达三先黄阿五一步躺回床上，他假装打起呼噜，心中却在翻江倒海。面对恶狼，恨不得剥下他的皮，为死难同学报仇，但他想起密函，想起肩负重任，马上克制自己。清王朝在孤城落日，妄图扼杀革命力量，作垂死挣扎，这是必然的。

“呼噜噜——”黄阿五鼾声已起，包达三感到有一张无形的网罩住自己，几乎使他喘不出气。他悄悄挪动身子，决定趁黄阿五熟睡前撕碎吞下密函，以防不测。

“此人不像是危险分子，”黄阿五的话忽然在耳边萦绕。包达三豁然有了主意，他忙把将要毁掉的密函重新装入贴身袋里，他要利用黄阿五，来个金蝉脱壳之计。

船到黄浦口，包达三装作观海潮立在舱外，靠岸后巧妙地甩掉了黄阿五。

现在必须尽快找到马霍路德福里与人接上头……

## (一)

自上世纪中叶申城开埠以来，开纳路上商店铺行、酒楼烟馆像撒落的芝麻，开满两旁，把马路挤窄。

各种店铺门前五光十色的招牌灯，那样醒目地招徕着行人，酒家饭馆，门庭若市，商贾绅士，马车轿子进进出出，猜拳行令，肉麻淫荡的笑声和俚俗小曲，不时绕街而来。街的下只角是另一番情景：幽幽的路灯把路照得朦胧而又昏暗，路边屋檐下三五成群、拖儿带女的乞丐，衣衫褴褛地在寒风中蜷缩着……这里与上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甲午战争失利后，朝廷昏庸，屈膝求和，卖国丧权，割地赔款，中国实际成为一块帝国主义列强的俎上之肉，大好的江山被宰割和瓜分。

如今，盗贼四起，兵祸不息，连年灾荒，不是赤地千里，便是洪水泛滥，民不聊生；而达官贵人依然花天酒地，黎民何日能被拯救于水火？

现在这街这店模样依旧，男人脑后依然拖着根“尾巴”，一切都还没有变！

在这沉寂之中，包达三清醒地感到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正在酝酿成熟。

拐个弯，马霍路德福里就在眼前。在“天宝客栈”内，光复会设了

个秘密的联络机关叫“锐峻学社”据说此社名是以会员中两姐妹尹锐志、尹维峻名字的各一字而命名的。这姐妹俩曾在秋瑾办的绍兴“明道女学堂”读书，很得秋瑾赏识。秋瑾牺牲后她俩跟上陶成章。学社成立后，专门联络江浙两省的同志印发反清传单，团结反清义士。

此刻，繁华的城市却出奇地寂静。小弄堂里早断了行人。四周民房和铺子，早已关门打烊。包达三沿着门牌找过去。

街面静悄悄的，弄里深处一片朦胧。弄的尽头有一盏昏暗的灯笼映着“天宝客栈”几个字，包达三心中一喜，这是他寻找已久的目的地，他举手敲起门来。

“笃笃笃！”无人答应，轻轻一推门便“哗”地开了，原来门虚掩着。呈现在眼中的是一幅惨景，只见书刊狼藉，什物被砸，人去楼空，显然遭到一场浩劫。包达三一时愣在那里，一个念头窜上脑海，这联络点完了，他不由想起路上的“尾巴”歉疚不已，心头充满失望。

忽地他身后有股冷风吹来，没容他回神，门边立着个戴西瓜帽的老人。他蓬头垢面，瘦骨嶙峋，两鬓如霜，脸上布满皱纹，敌意地打量着包达三。

包达三告诫自己，快离开这里，久了容易被人发现。他拎着箱子回头就走。

“喂！”猛的一声沙哑的断喝，老人横横挡住了包达三去路。半癫半痴说：

“哈，相貌堂堂敢情是寻老婆来咯？”

“真倒霉，碰上个疯子。”包达三懊恼地想。

老人疯疯颠颠说：

“我是主，你是客，进房喝杯茶再走不迟。”

这时，对面弄口人影一闪，老人不由分说地把包达三推进屋。

“来，喝一杯。”老人说着变戏法似的拿来酒壶，自己斟了一杯，递给包达三一杯。

“来，莫使金樽空对月，劝君更尽一杯酒。”说罢，“咕咚”一口灌

进肚里 哈哈狂笑起来。这老人也真怪 说他疯不像 可那笑声比哭还可怖，老人留给包达三一个谜。

“大伯，包达三心虽戒备 但此时无人可问 有心想打听一下。

“请你告诉我，‘锐峻学社’的人呢？”

一听“锐峻学社”四个字 老人拿杯的手在嘴边停住 他突然张着嘴 痉挛般地哆嗦着。

“哈哈！——”老人莫名其妙地大笑 笑得连眼泪也溢出来。

这人怎么啦？他究竟是好人、坏人？包达三心中波澜迭起。在这种时候，他的警惕性更高了，但他急于要找到组织，他想从老人那里找出同志们的去向。老人像马路上的测字相面者，仔仔细细地把包达三看个够 才停住笑 抹把眼泪 眼睛朝天一翻“，咔嚓”做了个滑稽的砍头手势，嘴里念念有词：

“天亦老 地亦老 白骨笑我穿红装……”

包达三很失望，他不想再逗留，他想起老友马叙伦的关照，得快离开这里。于是他再次拎起皮箱。

“要走 没那么容易。”老人忽然横蛮地拦在包达三面前 又颠三倒四说起狂话来。

“白虎节堂是随便可闯的么？我高俅欲诛林冲已非一日，快把你小娘子送来。”老人唱着开门出去 又转回来 声音平缓说：

“小后生 你要找的‘锐峻学社’已被两江总督端方给砸了。现在叛徒抓一个革命党人，赏银百两，抓到为首的赏千两，值那个数哩！”老人比划着伸出二指。

说着他又捧起酒杯一饮而尽。“砰！”酒杯被砸得粉碎 他的脸也呈现狂怒 继而变成痴态 凑近包达三 声音像蚊子嗡：

“看得出你是个好人的，我问你，好人被砍了头，这冤魂会报仇吗？”他突然换了一种腔调。

“好了 你走吧 从这里出去 小心撞上恶魔。”老人敏捷地把包达三推出门外。

包达三怀着懊恼的心绪，回头望一眼“天宝客栈”，他心事重

重。老人神态表情 仿佛在暗示什么“，天宝客栈”出了叛徒 不知这个可憎的叛徒会是谁？学社遭破坏，同志们是否撤离？还有这老人是谁？为什么要装疯卖傻？真是一团令人难解的谜。

从客栈出来 包达三茫然往前走。夜 显得深邃幽静 路边的梧桐树在夜风里簌簌颤栗着。包达三不禁打个冷颤，这时，肚子又唱起空城计，他才想起已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天冷，肚饥，人疲乏，他真想有个温暖之处暂解饥寒。一阵冷风袭来，包达三稍稍醒悟，干这工作是把脑袋系在裤带上，稍有不慎，将会给组织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他竭力想拂去越来越浓的困惑，他怕支撑不住。忽然，他想到比自己先半月归来完婚的小崔，他就住在宝昌路。宝昌路离这儿不远 走过西藏路 襄阳公园 就是小崔的家 暂且先到他那里栖身，天亮后再找组织。主意打定，包达三向宝昌路走去。忽然他又停住脚步，小崔胆小怕事，万一他不牢靠？还是不要去找同学了。他漫无目标不停步地走啊 走啊 来到萨波赛路东边 转入西门路。

天，终于放出一点点光亮来，当东方出现曙色时，包达三已走过老城隍庙，不觉间来到旧校场。这校场也叫士兵操场，据说明代正德九年（1514年）上海新任知县黄希英将这里的积善寺拆除，改成操练场，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操练兵场迁到老北门外 这荒僻的地方偶有居民建了房，渐渐地热闹起来。街东头有家香气四溢的饭店 招牌上写着“荣顺馆饭店”。热气腾腾正开门做早生意，包达三走进去了要了碗羊肉粥，顿时浑身暖和许多。

等他走出荣顺馆饭店，路上已人声嘈杂，朦朦晨雾中显出一派紧张肃穆和不安的气氛。

这东门校场，曾是清廷皇室外巡时检阅三军的场地，后来作为靶场 再后来杀个江洋大盗 逐渐成为杀人场。所谓“强盗”都是饥寒交迫中挣扎的百姓，“饿死不如横死”。自从慈禧驾崩 军阀混战，灾祸不绝 野草树叶都吃光了 奸商又趁机屯粮抬高米价，“物极必反”老百姓才铤而走险 吃大户、抢米店 被官府缉捕 便血染屠

刀。这年月 这种贼总是捉不光 杀不绝。

这里要砍人，两天前已贴出告示，到了正日校场上便围满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小贩们也趁机设摊兜生意，使杀人场像赶庙会般的热闹。

“堂堂堂！”突然锣声像惊雷，令人毛发悚然，包达三不由顿住了脚。一队全副武装的清兵，拥着骑马的监斩官和坐轿的道台，浩浩荡荡穿街而来。“犯人”在一队清兵押解下由辕门进入场内。

号炮若响过三次，犯人将要人首两分了。第一声号炮响过，包达三打量起这杀人场，这儿既陌生又似曾相识。这广场、这周围破旧不堪的建筑，呵，想起来啦，那是刚来上海不久，来这里看过一次砍头，那还是在做学徒的时候：

锣声鸣道，马队监阵，行刑队伍押着犯人由府台衙门出发，游遍四城门，验明正身就地监斩。号炮三声响过，那浑身长毛的刽子手便擎起鬼头刀，朝犯人砍去，眨眼间犯人的人头落地，滚了尺远；断了颈的尸体血如泉涌，翻地打几个滚。这时人群中有个胆大的男人，拿块棉布在鲜血汨汨的犯人头上沾着血直到把布湿透。

“喂，老哥，你这血布派啥用场？”

“镇邪避魔，生‘邪病’的人挂在床前，佩在身上，恶魔就能避开了。”正说之间，有个妇人向前挤来取血布，她给男人二块光洋，接过男人手里的血布抖索着走了。

这一切记忆犹新，如今旧地重“游”，旧景重现，那个倒霉的人犯即将身首异处。二声号炮响过，包达三挤人人墙，他很想接近犯人，由于场内人头攒动、喧闹无比，几个横眉竖眼的汉子守在木排门前，注视着进出的人，要想看清人犯保字是很困难的。犯人双膝跪地，虽五花大绑、满身伤痕，仍虎气生生，昂首挺胸，一副视死如归的气概。他身后站着监斩官，一张纸上写着“唐建汉”。包达三默默记下这个名字。

“轰隆隆！”三声炮响，监斩官拖长怪音，大声向刽子手高喊：

“验明正身，开——”

“斩”字还未出口，突然人群骚动起来，你拥我挤，喊爹骂娘。兵吏大声叫喊：

“快抓革命党啊！”这一喊声恰如惊雷，场中更加混乱。围观者逃的逃、躲的躲，摊头被撞翻，瓜果满地滚落，有些人不小心踩着滑倒，一时间，男人喊，女人哭，围观者纷纷夺路而逃。

包达三不由自主地被人群拥挤向前，见几十个头裹白布的汉子已劫了犯人在逃跑。清兵惊慌失措，呐喊着在追赶。

往日作威作福的清兵现在被人撞来撞去，好不狼狈。等他们好不容易冲过了人墙，向“人犯”逃跑的方向追赶时，却又被迎面涌来的几百个百姓挡住去路。无奈，他们又只得先驱散百姓。这些百姓是帮“人犯”脱身的，清兵一时无法施展虎威，眼睁睁地让“人犯”跑出校场。陡然斜对面出现一队清兵，原来他们是接到报信前来增援的。守在校场外的清兵见“人犯”被劫走，也包抄过来。快跑出校场的“人犯”一千人只得又折回来，眼看要重新陷入包围圈。这时，包达三也被挤出校场外，他奋力向墙边挤，想给“人犯”有所帮助，但是一时又帮不上忙。

忽然大道上冲来一辆马车，马车穿越校场墙后的梧桐急速驶来，两个汉子前来接应。只见其中一汉子一扬手，掷出一把什么东西，有道白光头上一闪，就像天上撒落的雪花。

“哎唷！”前面的清兵还不明白什么，顿时捂住眼睛，哭爹喊娘，叫个不停，石灰眯住了他们的眼睛。后面的人不知发生什么，也不敢再追。就在这时，那伙人背上犯人逃出校场，向马车奔去。

包达三看清了，那驾车的人就是在“天宝客栈”装疯的老头。

小巷西侧又一队清兵闻讯赶来，迂回包围了犯人，形势十分危急。

驾车的老头不知该往哪儿逃，突然那马受惊，长嘶一声，腾空而起。“噔！”老头被重重摔在地上，那些劫犯人的大汉都傻了眼，这当儿清兵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老头护着犯人，摆出徒手拼斗的架势。

包达三替他们急出一身汗。他见不远处停着一辆官家马车 这是监斩官随带着属来观赏杀人的。主人还在场里，只有赶车的坐在上面。包达三急中生智 他当机立断来到车前 趁赶车人不备 猛地一纵 跃上马车 扬起鞭子朝马背甩去。

“驾！”那马骤然昂起头 仰天长啸 腾起四蹄如离弦之箭 在场外狂奔。包达三冲着犯人大声喊道：

“快快上车！”

装疯的老头拖着犯人拼力爬上马车，回头认出是包达三：

“哈 老伙计是你！”沿路老头又招呼几个人：

“快上车！”当他们全跳上马车 人未坐稳 老头接过包达三手里的缰绳，朝那马背用力甩去一鞭，马背顿时隆起一条痕，那马撒开四蹄 穿越街巷向前驰骋，把一群清兵远远地丢在后面。

几分钟后 他们在郊外的一个叉道上分手 老头拉住包达三的手动容地说：

“老伙计 我敬佩你 以后有用得着我老兄的地方 请您尽管吩咐好了。”说罢起身跳下马车欲走。

“等一等！”包达三喊。

“你、你这是……”老头恼怒了，“说吧 要多少钱！”

犯人已被解开绳索，瞪着一双惊讶的眼睛误以为包达三要钱。

“朋友 请问你尊姓大名？”包达三询问。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识。”

老头仍抱戒心。

“我要你带我去见陈其美！”

老头一脸正色 盯着包达三仿佛要看穿他心肺似的 忽然他又朗朗说：

“二次相遇 必定有缘 岂有不让你见之理 不过你必须说清从哪个‘山头’来的 找陈先生何事？”

包达三一听有门路，认真地说：

“我刚从日本来 同盟会有一封密函必须面交陈先生。”

老头立即激动起来：

“啊哟 老弟你怎么不早说 快跟我去 请！”

老头做了个请的姿势，让客人先走。

包达三跳下马车，迈开大步偕老头迎着曙光，消失在树林中

.....

## (二)

两个钟头后，包达三和那个老头出现在一幢饰有铜兽头门环的大宅院前。这座院子有耳房、套房和花厅 庭院别致 花香郁郁，充满着古朴和超世的韵味。

他俩刚到二门，花厅里一阵错杂的洗牌声和喧哗笑语声飘出来，这是什么地方？陈其美会在这里头？包达三纳闷了。

“喂 啥人在外头？”里面有人问。

“是我！”老头回头告诉包达三：

“老弟稍候 我去去就来。”

花厅里两张桌子旁围坐几对男女，兴高采烈在搓麻将，包达三疑惑地望着这些人。一两分钟后，老头出来，笑哈哈说：

“走 陈先生在那边等哩。”说完 领着包达三沿着鹅卵石小径穿过前院 进入月亮门。只见这里又是一番情景 假山碧池 亭榭楼阁 花草葱茂 异香扑鼻。过了花园 来到一处开阔空地。

几十个生龙活虎的后生，赤着膊，打着短裤，一列横队摆着马步。一个年轻的教练喊着口令：

“提膝蹲步 冲拳，一二三 好 重来！”

这大概就是陈其美邀请北方著名武术家霍元甲创办的“精武武术学校”吧！包达三想。霍元甲，确实是位不寻常的武术家。他爱国忧民 自从击败金克义、金克仁兄弟及“辽东三杰”吓走了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俄国大力士卡洛夫和凶残暴戾的奥皮音，

雄心大壮，这样的爱国拳师应当受人尊敬。

陈其美别出心裁，邀请霍元甲为武术总教练，请他在上海传拳授徒。霍元甲欣然前来，帮助同盟会人苦练强身三术。就在霍元甲欲大展身手时，日本间谍永赖川利用医生秋野，趁霍元甲染疾之机暗下毒药，一代英豪含恨而殒。以后，武术学校由霍元甲之徒刘振声、武林高手陈公哲、赵汉杰、霍元甲之子霍东阁先后任教，为发扬中华武术和霍家秘传的“迷踪拳”而不懈努力。

这位英姿飒爽的青年教官，可能就是霍东阁了吧。包达三边走边想，不觉已来到客厅。

老头指着红木椅子回头招呼包达三：

“来，兄弟，你请稍等，我去请陈先生出来。”说完闪入屏风后。

趁这当儿，包达三细细打量起来。客厅十分宽敞，红木桌椅摆了一堂。但见一横幅悬挂正中，上有四个烫金大字：“尚武精神”，一撇一捺，苍劲有力，这是孙中山先生在霍元甲打败奥皮音时赠送的。四壁悬挂着名人字画，右边是白龙山人王一亭书屏：“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左边是“文姬归汉图”，还有几幅名人山水画……

包达三正在遐想，一阵轻沓的脚步声从屏风后传来。他循声望去，见屏风后走出一位举止端庄、天庭饱满、鼻梁高挺的人。那人两道浓眉下有双饱蕴智慧、神采奕奕的眼睛，通身上下透着一种旺盛的生命力和灵秀之气。

包达三一见忙迎上去说：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陈其美、陈英士先生。”

“这么说，你认识我罗？”陈其美眉宇间露出一丝诧异。

包达三笑笑说：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记得在日本振武学校，你、蒋志清、黄郭和我同去上野道通赏樱花的事么？”见陈其美抚额回忆，包达三接着说：

“卑人姓包名达三，宁波人。”